

## 宇宙元年

瀛苑副刊

文、圖□陳維信（大傳系系友）

如果這個世界是以年為單位，那我們的回憶又是以什麼為單位呢？在2009年的最後幾分鐘，我的腦袋卻開始想著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。

2010年，一個曾在過去卡通裡出現的未來年代，我還記得〈超時空要塞〉裡的地球人已經移民到外太空了；那個駕駛著機器人在太空戰爭中唱搖滾樂的年輕人，巴薩拉所生存的年代，我兒時所夢寐以求的年代，居然就像送報員把報紙丟進家裡一樣，平平淡淡地到了。

接到兵單那一刻起，我的2010年也確定由國防部收下了，不知是失望還是不甘心，總覺得電視機裡的台北101煙火，似乎不如往年燦爛。這一年對我來說，就像是一道透明的牆，不只隔開了過去的回憶，也把未來擋了下來，時間似乎就這麼停止了，那種感覺就像風從一大片金黃色的麥浪中抽離後，一切靜得出奇，只剩下遠方依稀傳來的蟬叫聲，而那應該是去年夏天所遺留的記憶穿牆而來的吧！

關掉電視機，捻熄手中點燃的香菸，對著桌上那帶著宿命性悲壯的兵單呆望著，正想喝口因抽菸而冷掉的咖啡時，突然瞄到兵單下面報紙的頭條新聞。

「……美國天文學家迄今已偵測發現到第二小顆的太陽系外行星，質量僅比地球重4倍。這種被稱為『超級地球』（super-Earth）的低質量行星最近被發現的數目越來越多……」

以前的我，曾瘋狂地迷戀著外太空的世界，完全臣服那地球外的亙古長夜的神秘感，不只跟著朋友四處觀星，也拚命蒐集世界各處天文望遠鏡的相關資料，當時心中的夢幻之星就是美國太空總署（NASA）的哈伯太空望遠鏡，它除了幫科學家驗證了黑洞理論，還測出宇宙至少存在了137億年之久……許多記憶頓時像深海冒出的泡沫，接二連三地浮了出來，但就在伸手想觸摸時，這些泡沫的氣壁也頓然破裂，然後就像被黑洞吸走那般，無預警地在歲月中悄悄地消失了。

「……科學家預言，不出四、五年就能找到類似地球可以孕育生命的行星……」當我視線緊緊隨著新聞移動時，卻不小心撞到了橫臥在頭條旁的那紙兵單，真希望也能和〈阿凡達〉一樣，搭著太空船飛到另一顆屬於我的潘朵拉星，跨界一段新的記憶。我沉沉地呼了一口氣，啜飲不知不覺間積了沫的咖啡，眺望著窗外的淡水街景，由於窗上凝結的霧霜，街上的車燈或屋燈似乎都凍結住了，還可以看到沿著水氣放射狀延

伸的光尾，而從窗縫溜進來的東北季風，挾著汽車廢氣的塵埃味以及景物的昏暗，眼前的一切彷彿完全與自己無關。

披上網購的防風外套，騎著二手銀色比雅久，趁著在淡水的最後一天，偷學一下夸父的荒誕，自大忠街飆過中山北路直衝淡水老街，油門隨著日落的速度成等比地猛催，空氣也呈片狀像浪般拍打在臉上，看著遠方天際泛著朦朧的橘紅色亮光，而兩旁卻有點漏斗狀地偏暗，心裡正納悶著時，拐過新生街口騎上中正路，赫然看到今天的夕陽，居然如愛麗絲夢遊仙境裡貓的微笑，倒掛在海平面上方不遠處。意識不自覺地蒙上一層恍惚，嘴巴微張，一種潛藏於古老基因對難以名狀或再現的美的原生反應。視線攀過木棧道的欄杆，河面上波光粼粼，細條狀的浪紋像回憶一樣，在不停浮突和隱沒之間前進著，染著古樸紅的淡水河像一條彩帶，從觀音山下輕柔地繞過；偶然漂過的雲朵，在太陽的光影中渲染開來，像一杯夏威夷落日調酒般漸層而上，當那迷人的影像透過視網膜直沖大腦時，眼淚卻情不自禁地涓流而下……

一切突然清晰的閃閃發亮，回頭看著駐足多年的學校，在夕陽餘暉下正兀自地閃爍，似乎很輕很輕地飄浮著，當下，我居然流著淚開心地笑了……突然想起電視機上那株球狀仙人掌還未澆水，撥起電話想請室友代為照顧，卻入迷地享受著電話另一頭傳來Carla Brun 〈Tout le monde〉的答鈴聲，此時，腦海裡突然浮現體育館旁那一排兩豆樹的影像，不知是從窗縫或現實的內側，有空氣緩緩流入當下存在的我的體內，金黃色的兩豆葉乘著微風在空中螺旋狀飛舞，而音符也融化在那流動中，緩緩滑入回憶深處的那一年……

